

丰润的年画

□ 王家惠

二十多年前,天津一家报纸的记者给我来信,说他了解,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创始人是在丰润学的画,问我能否搜寻一下这方面的材料。记得当时给他回了信,说我对此一无所知,需要一些时间调查采访。

对于年画我并不陌生,小时候过春节,家里每每会买几张年画贴在墙上,大胖娃娃、西厢记之类,我对这些没有兴趣,唯独对于一幅绘有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年画情有独钟,闲时便对了画看,一个一个地辨认那些人物,印象最深的是它把鼓上蚤时迁画在了“替天行道”大旗的旗杆之上,颇为有趣。我至今还能说出许多水浒人物的姓名和绰号,就有这幅画的功劳。这些画都是天津杨柳青年画。当年天津杨柳青年画声名藉藉,国人皆知,若是它的创始人在丰润学画,那么丰润就是杨柳青年画的源头,这不是一个小问题。

我首先便想到了丰润的画坊。清代,丰润画业繁盛,丰润城内画坊林立。进入民国初期,画业已呈严重凋零之势,但丰润城内尚有画坊三十多家,可以想象鼎盛时期会是一种什么局面。这些画坊产品可分三大类:一类是复制古画,今天叫作“做假画”。当时国内有两个地方搞这个东西最有名,一个是南方的苏州,所产作品叫作“苏州片”;另一个就是丰润,产品称为“丰润片”,当年北京琉璃厂就有专门鉴定丰润片的专家。还有一类是画扇,丰润的画扇稳占中国半壁江山,北方所用扇子多为丰润扇,清宫中所用也以丰润扇为大宗。还有就是春宫图了。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,这是唯一的性教材,当年富贵人家女儿出嫁,往往在陪嫁箱底压上一册,丰润所产者为当时国内高端产品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曾收录一则记载,说当年同治皇帝所看之春宫图就是丰润所产。

可是这三种产品都离年画甚远,若说在丰润学了几年画扇,就能创出一派年画,不大可能。他所学的必是年画无疑,然而我却从未听闻丰润出过年画。后来,我曾收藏一幅刘华源老人的画,他是旧日丰润画坊硕果仅存的老人,所作是八仙祝寿图,大大的一个寿字,不是写的,是画出来的,勾勒敷彩与画无异,字的中间画着八仙祝寿,绝无文人画色彩,而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。我想,也许这位刘老先生就是画年画的吧,当年本想去拜访老先生,可是因事耽

误了。这一耽误就是二十多年,至今引为憾事。

十年前,我翻阅一本《河北省丰润县事情》,这是日伪时期丰润伪政权编辑的丰润情况总汇,实际上是为本日本侵略者侵华战争服务的情报资料,铅印于1940年,各方面的记载都很详细。在其中《工业》一栏记载:“至于民间手工业,以年画、制面、苇席、冬菜、土布、爆竹等为大宗。”年画居然占民间手工业之首。而年画的产量,据该书记载,竟达年产7000包,每包350斤,算下来合120多吨,这一斤中不知包含多少幅画。当时都是手工刷印,能够达到如此规模,绝非一两家画坊所能为,这种规模使我震惊。有朋友告诉我,年画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丰润南部,与宝坻接壤一带村庄。该书所反映的主要是1937年左右的情况,在1937年左右尚具如此规模的产业,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?而且消失得如此彻底,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,以致我都没听说过,平时也没人提起。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我,年画彻底消失,是因为当年日本侵略者把全部从业人员都抓了劳工,送到东北或者日本,绝大部分没有回来。可是我亦疑惑,纵使抓劳工,会抓得如此彻底,连一个人也没有留下吗?

如果能够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,最好能够接续下来,恢复生产,无疑是一大好事。可是这并非我的主业,我亦无心于此,这件事就一直搁置下来。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对刘国峰先生讲了,刘国峰可称丰润奇人,现为县政府的普通工作人员,在文化方面并没有一官半职,但对于丰润文化尤其是丰润传统文化却有着极大的热情,策划、推动了许多文化大事,而且不计名利,甘于寂寞。他听说后当即表示一定要搞出一点头绪来。他用了两三年的时间,到处走访、调查、寻找资料,甚至跑到国家图书馆去寻找资料,居然把丰润年画的渊源基本搞清了。丰润年画起于元代,兴盛于明清,清乾隆以后至民国时期是它的鼎盛期。当时丰润境内专事年画生产的画坊达到320余家,产品销往东三省和内蒙古、北京、天津地区,当时东三省和内蒙古所用年画都是丰润所产。有的还漂洋过海,传播到日本和朝鲜,丰润成为当时中国年画产量最大的地区。丰润年画大部分是雕版印制,但是开脸儿部位等尚需补笔,画坊人手不够,就把这个工作分给附近



村庄的村妇们去做,从而形成当时许多村庄家家笔墨、户户丹青的局面。由于丰润便利的交通条件,这里也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年画集散地,许多地区的年画都到这里推销、批发。由这些材料可以推断,丰润年画的消失并非在日伪时期,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原因大体有两个: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,民智大开,像门神、财神、灶神这些东西基本无人问津,而这些东西历来是丰润年画的大宗,丰润年画受到冲击是理所当然的;第二个原因就是机制年画的强势崛起,手工刷印的丰润年画根本没有招架之力。因此丰润年画的衰亡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。虽是必然,但想起来仍然难免扼腕叹息。

2023年12月27日至2024年1月7日,丰润区举办了“体验非遗文化 传承匠心精神——2024丰润区元旦美食节”,在这次活动中展出了两幅年画作品,不是印刷品,而是手绘画稿。刘国峰高兴地向我介绍,我亦十分惊讶,真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能搞出作品来,而且搞得非常精到,据我这个外行看来,当年的丰润年画顶级产品,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刘国峰介绍,作者是一位女画家,叫王静梅,今年45岁,小学教师。她的家庭是丰润年画世家,由她往上数祖孙几代都是丰润最大画坊绘素斋的画师,她的父亲也是年画画师。她自幼便喜欢年画,随便勾勒几笔,便惟妙惟肖。稍长之后,在父亲的指导下,心摹手追,吃砭穷年,久历寒暑,终于登其堂奥,窥其精髓,现在拿出了她的作品,果真不同凡响。我细看她的画作,无论线条之流畅,敷彩之

自然,姿态之生动,开脸儿之传神,都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境界。而且她不仅会画稿,还会雕版,会刷印,是全套的手艺。正所谓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我心中不禁一阵狂喜。丰润自古多奇才,看了王静梅的画,使我愈加相信丰润这块被文学艺术浸透的古老土地,仍然孕育着无限生机。

虽然至今对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创始人何年在丰润学画,在哪个画坊学画,仍然不清楚,但却出乎意料地搞清楚了丰润年画的来龙去脉,更让人兴奋的是找到了丰润年画的嫡脉传承人。既然王静梅已经把年画画了出来,那就应该先做起来再说。作为年画,画稿是关键,有了画稿,其他如雕版刷印之类就好说一些。如果在王静梅画作的基础之上,搞一个不必很大的作坊——现在流行叫作工作室了,搞一些手工刷印的年画,把丰润年画的命脉接续起来,传承下去,相信对于丰润文化传统的恢复,对于眼下的文化旅游事业,会是一个很好的推动。王静梅以一人之力,将一个已经消失的古老艺术形式恢复起来,厥功甚伟。想及此,便不由自主地向王静梅女士致敬。当然,更不能忘记刘国峰。若没有他的努力,丰润年画恐怕就真的永远消失了。

久违的丰润年画,我为你的重生欢呼。(图片均为王静梅作品,由本文作者提供。)



年画旧忆

□ 彭福臣

现在,每逢春节过年,都会想起当年家里墙上粘贴的年画。

那时,家里居住条件不好,屋里除了日常用的箱笼柜橱,基本上没有什么妆点住所环境的東西。平时,也不觉得有什么。只是逢年过节,看到条件好的人家,把家里装饰得喜气洋洋,多姿多彩,心里就异常地失落。不知是哪一年,父亲买了一张画回家。对我们说是年画,专门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张贴的。说完后,他让母亲用白面打了一点糨糊。自己拿了一只筷子,蘸上糨糊,在年画的背面四个角和中间的地方,都抹上糨糊。做完这些,父亲用手捏住年画,跪在炕上,面对与门相对的墙,嘱咐我们看好方位,就开始贴年画。贴完后,他闪了闪身,问我们贴的正不正,好看不好看。由于以前没看过也不知道年画,所以,今天看到家里也贴了年画,就认为是最好的。看见父亲问,就连连答应“好看,太好了!”

这是一张穿着红兜兜、头上扎着一根朝天辫的小男孩,怀抱着一只摇尾瞪眼、金鳞

红须、活蹦乱跳的大鲤鱼。看上去非常地喜庆,也非常地诱人。当时就想,过年爸爸妈妈也能买上这样一条大鲤鱼,做熟摆到饭桌上,大吃一顿,那有多好!想归想,心里也知道,这是不可能的。家里六口人,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,工资又低,一家人勉强糊口就不错了。哪里还有钱去买这样一条大鲤鱼呢!不过,虽然吃不上大鲤鱼,但有这张大鲤鱼的年画,也确实给家里增添了过年的喜庆气氛。这是往年所不曾有过的。

从那一年后,家里就开始每到过年就买上一张年画,贴在家里的墙上。虽然每次买的年画都不相同,但所表达的意思都与过年相关,都是很喜庆的画面。尽管家里人都喜欢年画,但限于经济条件,母亲从来不让父亲

多买,只买一张即可,意思到了就行。谁知,这样的规矩,被父亲打破了,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很紧张的家庭风波。记得那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。还有几天快过年了,母亲给父亲钱,让他上街置办点年货回来。谁知左等右等,也不见父亲回来。眼见要吃中午饭了,母亲很着急。这时,父亲迈着四方步,慢悠悠地回了家。见到父亲,母亲忙问,年货买了没有?父亲一愣,没有马上回答。等了一会儿,他才慢吞吞地回了句“没买!”“那你买了啥?”母亲提高了声音。“买了几张年画。”“啥?让你买年货,咋买了这么多年画?!”“我看着喜欢,就买了。”“你把钱都买年画了,这年还过不过了?”“咋不过呢?省着点呗。”“你呀你呀!”说着说着,母亲的火气一下子就升腾

了。她一把抢过父亲手中的年画就要撕。结果,想了想,自己“唉”了一声,又把画扔给了父亲。几天里,母亲都不再搭理父亲。一家人因为这件事,年也没有过得如往年一样。

长大了,知道了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。它始于古代的门神画,清光绪年间,正式称为年画,是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村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。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,装饰环境,含有祝福新年吉祥喜庆之意,故而得名。父亲当年所买的年画,大都出自天津杨柳青。据说,杨柳青被称为年画之乡。

岁月沧桑,时代变迁。年画好像也与时俱进,渐渐在城市销声匿迹了。我曾经多次寻觅,但始终未见。心下难免留下一丝遗憾,一丝怅惘,一声叹息。

滦南境内的商代文化

□ 张浩洪

滦南县地处沿海,尽管建县时间较晚,但经考古发现,域内历史悠久,早在新石器时代,这里就有人类劳作生息。特别是到了商代以后,人们在此活动的迹象更为明显,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域内多处发现商代文化遗址,将滦南县的历史进程推到了三千多年以前。

据《滦南县文物古迹寻踪》一书记载,在滦南县境内已发现8处商代文化遗址,其中的胡各庄镇东店村文化遗址,出土文物数量较多。此地位于县城南部12.5公里处的长柏公路西侧,出土面积28750平方米。1981年县文化馆和省文物研究所,曾经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考查。

这个遗址分4个层面,第一层为商代晚期文化层,厚约0.2米,在发掘时,出土了一些商周时期绳纹大甗足、大口瓮、小口罐等生活用品。第二层为游土层,厚约0.2米~0.75米,呈黑灰色,里面发现了大量灰烬与红烧土渣和少量陶片、残缺石器。第三层为灰黄土,厚约0.2米~1.05米,质较硬,出土了一些陶片、残石器、骨器、青铜碎粒。第四层厚约0.2米~0.9米,为灰褐土层,里面含有红烧土、木炭屑及少量的陶器碎片。经专家分析,这些陶器的质料、形制及纹饰,均为商代早期产品,其特点多为夹砂红陶和灰褐陶,里胎红厚,外表细腻光滑,这种物品在考古界较为少见。此外,还有少量的磨光云母碎屑的陶片,表面有非常明显的渗杂加工痕迹。上面的纹饰主要有细绳纹(有的细纹如线)、加划纹,以及少量的刻画纹,附加堆纹、弦纹、篮纹、方格纹和坑点纹。这些堆纹中又分为锁链状堆纹、箍条状堆纹和圆饼状堆纹三种。那些出土成形的器物里面,有斂口瓮、敞口盆和罐形鼎,其顶端呈卷沿细绳纹,小口高领,肚腹较大,腹部饰几道箍条状堆纹。在器物的旁边,还有一些纺轮、豆类、网坠、石器等。石器的横断面均呈椭圆形,里面有石刀5件、石凿1件、砺石1件、网坠1件。这些出土的石器全部磨制。除常见的斧、钺、铲以外,还有扁平形状的肩石铲、双孔石刀。此外还有几颗碎铜粒。从陶器质料和某些器物如双耳釜、折腹尊、敞口盆以及一些石器(如双孔刀)的形制风格看,与唐山大城山、昌平雪山、邯郸涧沟、磁县下潘汪等龙山文化出土的器物形状很是相近。是冀东地区商代古文化遗址中的早期类型,在时间上可能与山东龙山文化的晚期相接近。山东龙山文化年代下限较迟,据碳14测定为公元前2405年~1810年,下限迟于河南龙山文化(为公元前2390年左右),与早期商年代(公元前1900~1600年)不相上下。

从这些出土的石铲、石刀、石凿、骨刀和生活遗址看,可以知道当时我们先人的生活方式以原始农业为主。在耕作方面的农具,已从过去使用打制的粗糙石器,改进为以磨制为主的较精石器。在生活用具中的骨针、骨梭、麋鹿角,也是这种情况。

除此之外,在县城附近的东八户村也出土了大量的陶制、石制网坠;西张士坎遗址出土了两块带有角根野牛头骨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当时人们的谋生方式,除了经营农业生产外,还兼营打鱼狩猎。

制陶是当时一种新兴的手工业。从发掘出来带有明显烟熏状的陶器隔、鼎底部来看,说明此时的人类,已经掌握了使用陶器储存液体水与烧煮食物的技术,显示出从原始的生食谷物、兽肉,过渡到熟食的过程。这些,对于人类生命的延长,都起了一个相当大的作用。所以说,陶器的产生与制作,也是人类向自然界斗争中的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。当时制陶业主要是有经验的妇女来参与,这些计计的劳动程度相对较轻,并且必须心灵手巧,比如那些诸如鼎、釜、罐、钵、碗、盆、盘、杯等炊食器皿上,都留下了非常精细的花纹与图案,倘若没有具备一定耐心与技术的妇女们,绝难胜任这项工作。当然,那些整天在生产第一线从事农耕和狩猎的男人们,有的也从事这项工作,但毕竟还是少数。

与制陶业媲美的还有,就是这个时期域内的人类又发明和掌握了纺织和缝制技术。妇女们剥取野麻纤维,用陶制或石制的纺轮捻成细线,织成布。东店店遗址出土了一只麋鹿角,呈“v”字形(和陕西华县1958年出土的一女性墓中的纺轮和“v”字形鹿角十分相似),经专家鉴定,这些石制或陶制纺轮以及麋鹿角,除了用以纺线和捌线外,很难发现它们还有什么其他用处。当然,那些骨针、骨锥和骨梭,也是用于缝制兽皮与麻布,使人们从原始的赤身裸体活动,进展到捡一些杂草树叶遮身,又进展到了穿上缝制的麻布和兽皮作为衣服。这样,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、劳动生产和参与战争时,就方便多了。